

1. 呼吁团结御敌的《伊戈尔远征记》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一部古代英雄史诗。它是俄罗斯文学的第一部大作，体现了古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成就。出书的时间是 12 世纪末。作品描写诺夫哥罗德 - 谢韦尔斯基王公伊戈尔出征南方波洛夫齐人并惨遭失败被俘的悲剧。作者意在通过这一教训呼吁各地王公团结对敌。生活在南罗斯草原上的突厥族波洛夫齐人于 12 世纪控制了顿河流域以及亚速海黑海海峡塔曼半岛上的一座名叫特木托罗坎的城市，经常袭击劫掠罗斯商队，严重威胁罗斯王公们的商贸活动。1184 年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联合南方的王公们曾打击过波洛夫齐人，俘虏了他们的头人。北方王公们没有参加那次远征，他们也想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顿河这条大通道。然而当时基辅罗斯内忧外患，动乱不已，王公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1185 年，诺夫哥罗德 - 谢韦尔斯基王公伊戈尔在只得到兄弟、儿子、侄子支持的情况下，就远征波洛夫齐人。伊戈尔的目的本来是占领顿河流域和特木托罗坎城，结果遭到失败，还当了俘虏。诗作者指出民族危机的根源既非敌人的强大，也非神的意旨，而是王公之间的内讧。《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号召：“王公们，请踏上你们的金镫吧，/ 为了今天的耻辱，/ 为了罗斯的土地，/ 为了伊戈尔的，/ 那勇猛のス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创伤！”他呼吁王公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作者谴责伊戈尔贪图个人荣誉和孤军出征的轻率行动，同时又歌颂他敢于抗击敌人的英雄气概。在这部作品中，伊戈尔的远征不仅和人民有血肉联系，而且和罗斯土地也息息相关。《伊戈尔远征记》展现了五彩缤纷的多神教画面和来自民间诗歌的诸多形象，其手抄稿于 18 世纪 90 年代初被偶然发现。公开发表后，曾引起俄罗斯社会的极大关注。不论伊戈尔出征、战败，还是逃回罗斯，罗斯大地上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甚至山川日月都竞相分担他的欢乐与忧伤，史诗具有爱国思想和抒情气氛。

这是一部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作品。《伊戈尔远征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普希金、雷列耶夫、果戈理、勃洛克等作家明显

受到它的影响。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博罗金以《伊戈尔远征记》的内容为基础创作了著名歌剧《伊戈尔王》。

2. 从罗斯到俄罗斯

俄罗斯国形成于15世纪前后。俄罗斯古时称“罗斯”。一说是乌克兰著名的第聂伯河支流上有一条河叫“罗斯”河，俄罗斯部族的名称就源于这条河；一说是以留里克为首的瓦里亚格人又叫“罗斯人”他们所活动的地方也就被叫做“罗斯”。

俄罗斯人属于斯拉夫族。它是5—6世纪时欧洲一个古老的部落。其中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南抵黑海北岸，北达拉多加湖的广大地域里。这支东斯拉夫人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

9世纪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侵入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东斯拉夫人称这些诺曼人为“瓦里亚格人”因为他们是沿“自瓦里亚格至希腊之路”来的。据《往年纪事》记载，当时饱尝内乱之苦的诺夫哥罗德人邀请以留里克为首的瓦里亚格人帮助治理公国。它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

15世纪前后，在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形成过程中，莫斯科公国统一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和梁赞各公国。开始形成俄罗斯民族。从那时起，莫斯科公国的诏书上开始出现俄罗斯（罗斯人之国）这一地名。被统一的其他罗斯族也不再称其为罗斯族，开始叫做“俄罗斯人”。

3. 基辅——“罗斯诸城市之母”

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日耳曼部落诺曼人经常沿着当时东斯拉夫人称之为“自瓦里亚格至希腊之路”的商路进行活动，带着狐皮、貂皮和银鼠皮等珍贵野兽毛皮以及“活的商品”——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芬兰湾、涅瓦河、拉多加湖、伊尔门湖、洛瓦梯河、索日河、第

聂伯河，再经黑海到达拜占廷首府君士坦丁堡换成纺织品、香料和钱币之后，又沿原途返回。这些瓦里亚格人以商为业，常年的奔波、路途的艰辛把他们磨练得身体强悍，性格豪放。有时还要袭击劫掠沿途的东斯拉夫人部落。当时东斯拉夫人沿“自瓦里亚格至希腊之路”已经建立了许多设防居民点，这些居民点后来就逐渐变成了早期的城市，成了部落公国的军事政治中心。比较出名的有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柳别奇和基辅。这些部落公国各自为政，彼此不和，瓦里亚格人便乘虚而入。公元8世纪初，瓦里亚格人大规模的武装商队，已进抵西德维纳河口，其中一部分还深入到奥卡河盆地，他们强迫那里的东斯拉夫人交纳贡物。862年诺夫哥罗德贵族因发生内乱向瓦里亚格人求援。当时在城外屯兵扎寨的瓦里亚格人首领留里克便趁机率领人马和两位兄弟杀进城去，帮助贵族平息叛乱后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王公，建立了留里克王朝。从此开始了古罗斯国家。但失去政权的东斯拉夫人贵族集团对留里克的横征暴敛心怀不满。有一次，在瓦丁姆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留里克王朝的暴动，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广为响应。暴动愈演愈烈，留里克的两位兄弟连夜带领人马赶到诺夫哥罗德。东斯拉夫人贵族们见援兵已到，自知不是对手，便投降了。瓦丁姆和一些起义者被处死，一部分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则逃往基辅。

当时的基辅王公也换成了瓦里亚格人，一个叫奥斯科尔德，另一个叫迪尔。他们凭借武装力量夺取了基辅政权。基辅对诺夫哥罗德亡命者的收留，激起了留里克的嫉恨。于是，留里克伺机南下想要征服基辅。尚未如愿以偿，他便得急病死了。他的儿子伊戈尔因太小，无法担当重任，亲属奥列格以摄政王身份执掌政权。奥列格一上任，就同下属商量大事。他的谋士们认为诺夫哥罗德虽然很重要，但地势偏北，不利于与拜占廷和东方国家进行商业往来。这里气候又偏冷，冰冻时间太长，水路运输受到制约，不如南下占领基辅寻求发展。奥列格率士卒首先占领了第聂伯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和柳别奇，然后乘船来到基辅城外。他深知，基辅占有天时地利，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命令士兵们隐蔽在船舱内，然后派人去见奥斯科尔德和迪尔两人，谎称从诺夫哥罗德来的一些商人，是他们的同乡，想请他们到城外见见面。两人不知

是计，心想，这不正是在同乡面前炫耀自己的好时机吗？于是只带了几个随从来到城外，但却未见任何人。正在纳闷，忽听一声哨响，躲在船舱中的士兵纷纷跃出，瞬间将他们团团包围。这时，两人才知道中了计。奥列格来到两位基辅统治者面前说：“你们不是王公，也不是王公的亲属。”然后用手指着伊戈尔说：“他是留里克的儿子，他才是王公，我才是王公的亲属。”当即将奥斯科尔德和迪尔两人杀死。从此，奥列格就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并宣布基辅为“罗斯诸城市之母”。随后奥列格继续用兵征服各个部落。基辅罗斯逐渐变成了一个包括多种民族的早期封建国家。

4. 面包和盐——俄罗斯人最高的待客礼节

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对待客人热情大方，对待尊贵的客人习惯用面包和盐来招待。这一习俗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 5 世纪。当时，匈奴帝国称霸欧洲，为了防备和消灭敌人，匈奴头领阿提拉破坏了现今俄罗斯欧洲疆域的大部分晒盐场。到 9—10 世纪盐已经成为一种稀有之物，要从遥远的地方才能运到罗斯各地，价格极为昂贵。传说在伊凡雷帝时代（自 1547 年起），一普特（约等于 16.38 公斤）盐的价钱可以买到一所相当好的农舍，其价之昂贵可见一斑。因此，自古以来盐就被俄罗斯人视为珍贵品。它象征高贵、恩惠、神奇、精华等意义，只有款待客人时，人们才能在宴席上见到。

由于中世纪农业生产落后，面包就成为富裕和地位的象征，在贫寒的古罗斯更是如此。所以用面包和盐招待客人不仅是为了显示主人的富有，更表达了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和热情。后来面包成为俄罗斯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在俄罗斯人眼里，面包是劳动成果的象征，也是生命的源泉，还是获得温暖、欢乐、和睦和幸福的保证。俄罗斯民族对面包怀有深深的敬慕之情。给客人献上面包，在俄罗斯也就被认为是最高的待客礼节。

在俄罗斯人用“面包和盐”迎接宾客时，他们双手托着盘子，上面铺一块漂亮的绣花巾或白麻布，正中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大圆面包。

——一种直径有 40 厘米，上面印有花纹的白面或黑面大面包，面包上有一个装盐的小盐罐。然后把“面包和盐”和盘递给贵宾，表示盛情欢迎和尊敬。

接受“面包和盐”的宾客通常要先吻一下面包，然后掰下一小块，在盐里稍稍蘸一下，再象征性地当作世上最珍贵的食品来品尝。此时，还一定要对主人的盛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面包和盐”作为俄罗斯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和最隆重的仪式，一般只用于最高贵的朋友和客人，而不是用于任何场合。对待外国贵宾和本国高级领导人才用此礼仪。

对新婚夫妇也用此方式表示祝贺。如在婚礼上，新郎的父母通常要把最好的黑面包和最洁白的盐洒在新郎和新娘的头上，再在圣像面前吻贺新人，祝福他们一生不缺面包和盐，也希望两人不会因为生活的贫困而发生口角。新婚夫妇从教堂或结婚登记处回到家门口时，其双亲要按照俄罗斯古老的民族传统在门槛上迎接新人，并给他们捧出“面包和盐”，以表示对他们最热烈的祝福。

在农村中，订婚仪式，通常由女方的双亲在家门口主持。男方的父母向女方的父母献上“面包和盐”，女方的父母双手接过后，吻一下面包，以表示诚心接受和感谢。接着，新娘走上台阶向大家行鞠躬礼，并宣布自己已经订婚。

5. 俄罗斯的东正教

宗教的魅力牵动着俄罗斯的文化情怀。数不清的葱头式教堂是俄罗斯的一大景观，它遍布整个俄罗斯，在祈祷时刻各个钟楼发出的无与伦比的悦耳钟声标志着东正教的复兴。1917 年前莫斯科有 848 所教堂，苏联时期大部分被毁，到 1990 年时只有 78 所还开着门。苏联解体后，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很多是人们自己出资兴建的。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信奉宗教的民族，东正教千年的影响根深蒂固。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民从自己的类型和心灵结构上讲是信仰宗教的人民，即使是不信教的人也有宗教性的烦恼，俄罗斯的天神论、

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有宗教色彩。劳动阶层中的俄罗斯人，即使他离开了东正教，也在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⁷⁰年来倡导无神论似乎没有给人们思想打上多深的烙印，亘古以来的宗法制思想是宗教赖以生存的基础。

东斯拉夫人最初也同许多其他民族一样信奉多神教，如太阳神、风神、雷神等。每个部落还有专门的地方神。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曾经是一位虔诚的多神教信徒。他曾派人考察各国的宗教信仰，结论是拜占廷的希腊宗教最好。一心梦想强国的基辅罗斯大公十分重视与强大的拜占廷保持友好关系。

10世纪下半叶，拜占廷帝国发生暴动，皇帝瓦西里二世处境危险，被迫向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答应事成之后将自己的妹妹安娜许配给弗拉基米尔，条件是接受基督教。这是弗拉基米尔求之不得的事。他懂得，原始的多神教已不利于他的统治，而基督教则主张政教合一，皇帝也是最高宗教首脑，推行这种宗教对加强自己的权力十分有利。于是弗拉基米尔派出6千士兵支援君士坦丁堡，帮助瓦西里二世镇压叛乱。可是，叛乱平息后，拜占廷皇帝却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找借口推迟婚期。弗拉基米尔因拜占廷皇帝不信守诺言，迅即率兵攻占了克里木的拜占廷城市赫尔松涅斯。瓦西里二世见势不妙，只好将其妹妹安娜嫁给罗斯大公，在赫尔松涅斯举行婚礼，并对弗拉基米尔及其随行人员施行了洗礼。弗拉基米尔带着新娘回到罗斯，同时也带回了一个基督铜像、两个神堂和一架铜制马车，让大家礼拜。他下令废除多神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强迫基辅市民在第涅伯河畔下水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后来，罗斯各地居民也纷纷接受洗礼。弗拉基米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拿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在基辅修建了罗斯第一座石砌结构的房屋——什一教堂，设置了基辅大主教区。后来，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波洛茨克、佩列雅斯拉夫尔、苏兹达尔等城市也纷纷建立起主教区。

公元1448年，俄罗斯高级僧侣会议决定建立独立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受君士坦丁堡的直接管辖。东正教的建立使基辅罗斯才有了统一的文字，发展了教育，巩固了弗拉基米尔的统治和基辅罗斯与西方

各国的联系。公元 1453 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沙俄自封为帝国继承人，使俄罗斯的教会直接受沙皇控制，莫斯科渐渐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89 年设立莫斯科大牧首位，这年 1 月 26 日举行第一位大牧首登堂大典。俄罗斯东正教会实行牧首制，即由大教区管辖若干首府主教区。牧首区的首脑为大主教，主教区的首脑为主教。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辖有 1.4 万个教区（其中 1/2 左右在俄境内），199 个主教区（其中 59 个在俄境内）另外还管辖大马士革、日内瓦、布拉格、纽约、耶路撒冷和日本等若干个教团。东正教总会设在莫斯科，最高权力和管辖机构是东正教高级僧侣会议和东正教大牧首领导的事务管理局。现任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是阿列克西二世，他是 1990 年 6 月 10 日进堂登位的。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东正教的势力相当大，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统计，那时的教会有教徒约 1 亿人，教堂 54 万座，神职人员约 5 万人。19 世纪是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著名的大教堂和宗教名胜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宗教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教会的无数财产被没收，许多珍贵的宗教文物遭到破坏，不少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也被迫离职。

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开始好转。1990 年，苏联通过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新的立法，取消了对教会活动的各种限制。

东正教的礼仪和圣事，包括公众做礼拜在内的弥撒古老而隆重。礼拜礼仪中要唱 9 首颂诗，每节颂诗都要赞美童贞女玛利亚。教徒要奉行 7 件圣事：洗礼、敷圣油、告解、圣体血、神品、婚配、终傅。

东正教的教堂别具一格，它除具有传统的拜占庭教堂建筑风格外，在内部布置和陈设上还特别突出圣画像的位置：祭坛前方的大门、两边的小门和屏风上都绘有精致的圣经故事、人物、天使等圣画像。祭坛处还有许多绘有东正教崇拜的圣人、圣徒画像。圣像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现实性的艺术，是用线条和色彩来表达教会的神学思想和表明上帝启示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展示基督教奥秘的历史。

6. 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

由于封建割据的发展，基辅罗斯大公的统治大大削弱了，进而基辅罗斯开始解体。到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 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已统辖了 300 多个公国，成为全罗斯势力最强的公国。罗斯的政治中心明显地从第涅伯河两岸转移至克里亚济马河河畔。基辅在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每况愈下。然而好景不长，弗拉基米尔公国也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各公国各自为政，互相倾轧，为外敌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

1219 年成吉思汗率领 20 万大军 进入中亚 越过高加索 侵入顿河流域。1223 年 蒙古人和罗斯人在卡尔卡河激战 罗斯人惨败 蒙古军进占伏尔加河东岸。

1236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军远征，进抵卡马河，攻入保加利亚人的城池 见人就杀 连婴儿也无一幸免 将财物席卷一空后 把全城付之一炬。1237 年冬天进入梁赞公国境内的蒙古人向梁赞大公发出通牒：献出所有的人和物的十分之一。

梁赞大公尤里·伊戈列维奇派人到弗拉基米尔向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求助，到契尔尼哥夫向米哈伊尔·弗谢沃洛多维奇请求派兵增援，但都遭到拒绝。

大敌当前，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梁赞人决定拼死而战。梁赞城经过五天的围攻，到第六天终于被蒙古军攻下，梁赞公国遭到彻底失败。

1238 年，蒙古人逼近莫斯科，打破菲利普·尼扬克的防卫后，推进到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当初弗拉基米尔拒绝帮助梁赞人，如今该轮到弗拉基米尔人孤立无援了。这年 2 月 3 日蒙古军包围了弗拉基米尔城。尽管居民们英勇作战，然而年轻的弗谢沃洛德·尤里耶维奇大公却毫无办法。尽管弗拉基米尔城非常坚固，蒙古人还是冲进了城内，纵火焚烧了宫廷，抓走妇女和壮丁，连老人儿童也斩尽杀绝。

1238 年 3 月 5 日，蒙军占领了托尔若克。在离诺夫哥罗德只有 100 俄里时，蒙军停止前进了。此时蒙军每攻一城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连续

作战已使士兵、马匹非常疲劳，不如以逸待劳，占领伏尔加河流域就可以控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拔都命令蒙军回撤到伏尔加河畔的波洛夫齐草原。

1239年，拔都军队在波洛夫齐草原经过一段休整和补充后，又向西南罗斯进发。其主力部队相继占领了佩列雅斯拉夫尔、契尔尼哥夫，1240年深秋时到达基辅附近。在基辅城内已经能听到城外的骆驼鸣叫、战马嘶啸。蒙军动用很多攻城器械，日夜轰击城郭。居民们在加里奇大将季米特里的领导下，顽强抵抗。基辅仍于11月19日沦陷。季米特里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拔都佩服他的英勇，没有杀死他。拔都继续西征，直达亚得里亚海沿岸。长期劳师远征，蒙军将士厌战思乡。拔都于1242年由中欧返回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金帐汗国，定都萨莱，即今伏尔加格勒附近。“汗”是古代蒙古等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蒙古人能骑善战，但治国无方。尤其要治理像罗斯这样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更是不易。于是，蒙古人就利用当地的王公来对付罗斯人，在罗斯各王公之间挑拨离间，唆使王公们自相残杀，以便除掉那些不愿归顺金帐汗国的王公。他们召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的新王公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到萨莱，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作为全罗斯的最高统治者。但加里奇-沃伦大公丹尼尔·罗曼诺维奇和契尔尼哥夫大公米哈伊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却不愿服从。拔都便派人把丹尼尔和米哈伊尔叫到萨莱。丹尼尔见同行的契尔尼哥夫大公被杀后，立即表示放弃基辅公国和博洛霍夫地区的控制权并服从弗拉基米尔大公，这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13世纪50年代末，蒙古人决定加强对罗斯的控制。建立起名为“八思哈”的军事政治组织，它由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组成。他们用强制的方法编成单独的军队，其中有一部分是由当地居民充当，任命蒙古指挥官来统领。这种组织听从八思哈的指挥，八思哈遍布全公国内，他们监督赋役的完成，巡视各地，权力极大，就连弗拉基米尔大公也得服从于他们，俯首听命。

金帐汗要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也同样听命于他，命令亚历山大大公带着两个诺夫哥罗德使臣到蒙古国朝廷听命。

而诺夫哥罗德城内发生了反对八思哈的骚动，连年不断。到了冬天，情况更为严重，连亚历山大的儿子瓦西里和贵族们也加入了骚乱，把亚历山大派来的市长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杀死。蒙古人闻讯后，带着亚历山大赶来。瓦西里和一些贵族逃往普斯科夫。居民们的骚动暂时平息，并将扣押的使臣放走。这只是短暂的平静。蒙古人走后，亚历山大大公把军队调了进来，直扑普斯科夫，抓住儿子将其押送回弗拉基米尔城，严惩其他肇事者。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蒙古人最后离间了贵族与平民，答应把赋税转嫁到平民身上，城中的贵族镇压了人民的起义。亚历山大大公把他的儿子德米特里留下统治各公国，然后带着人马回到了弗拉基米尔城。

60年代初，在罗斯已形成政治上比较统一的局面。但在亚历山大大公于1263年11月14日死后，这种局面又被封建内乱所破坏。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成了毫无权力的虚名，国家大权旁落到莫斯科、特维尔、梁赞等各个侯国封建主的手中。而蒙古朝廷对此又无能为力，因为它自顾不暇。当时蒙古朝廷开始分裂，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随后，在黑海北部又出现了第三个蒙古军事政治中心——那海汗国。那海在对金帐汗国保持独立的同时，也觊觎着罗斯的统治权。以金帐汗为一方，以那海为另一方的混战开始了。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佩列雅斯拉夫尔大公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他的儿子伊凡向那海称臣。罗斯托夫大公和雅罗斯拉夫尔大公、戈罗杰茨大公则依仗金帐汗国之势欲夺弗拉基米尔大公宝座。

80年代蒙古军队扫荡了穆罗姆、弗拉基米尔、尤里耶夫、苏兹达尔、佩列雅斯拉夫尔、特维尔、托尔若克等城。掠财掳人，摧房焚舍，加上严寒侵袭，无家可归者多冻死、饿死，一片哭声，震天动地。

两年后，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在那海的支持下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虽然大公之名只是徒有虚名，但大公的土地则包括有弗拉基米尔、佩列雅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和戈罗杰茨。德米特里与特维尔的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莫斯科大公丹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结成“三方同盟”，击退了戈罗杰茨大公和金帐汗国查列维奇军队的进攻。这时“三方同盟”中莫斯科大公的

力已相当强大。

90年代初，脱脱成为金帐汗国大汗，他派兵打败了那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299年那海被脱脱军中一位罗斯骑兵杀死。蒙古朝廷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脱脱汗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使用蒙古人的一贯伎俩，在那些封建王公中挑拨离间，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斗争来互相削弱。脱脱汗怎么也没有料到，正当他看着各个王公之间龙争虎斗的时候，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却日益强大起来，成了金帐汗国的掘墓人。

7. 莫斯科城与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沙皇俄国起源于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原来只是个偏僻的村落，属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领地。1147—1156年尤里·多尔戈鲁基用木头围成了一个小城堡，叫克里姆林。它位于莫斯科河右岸的博罗维茨基山上，整个莫斯科就建在七座这样的山上。到了14世纪也就是大约200年以后，莫斯科已有几千户人家数万居民了。那时莫斯科已经是一个像样的中世纪的城市了当然建筑物矮小还都是木结构街道又窄又脏。其实，莫斯科大公当时是大公中最不显眼的，但是莫斯科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有两条道路通过莫斯科：一条是由西向东，从斯摩棱斯克到克里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城的老路，从西方运往弗拉基米尔地区的商品都要经过莫斯科；另一条商路是从北到南，从当时与西欧联系密切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到盛产粮食的梁赞公国。罗斯商品的流通都要经过莫斯科，莫斯科大公从商人身上征收的过境税比任何大公都多，成了一位富有的大公。当时的大公尤里·丹尼洛夫为了得到蒙古人的支持，娶了金帐汗国的月即别的妹妹康察喀为妻，并为她取了个东正教的教名——阿加菲娅。蒙古万户侯高加德给尤里保驾，帮他同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斗争。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自恃强大，不把与金帐汗结亲的尤里放在眼里，出兵攻打。在博尔特涅沃村一战，米哈伊尔获胜，俘虏了尤里的新婚妻子和他的弟弟鲍里斯·丹尼洛维奇。几天过后，康察喀就被毒死。月即别听说后非常气

愤，派人通告米哈伊尔，要他立即到蒙古朝廷请罪，否则将派蒙军讨伐。月即别在登上金帐汗国大汗之后，本想依靠莫斯科来削弱特维尔，没想到却把自己的妹妹赔了进去。而米哈伊尔自知闯了大祸，因为毒死康察喀并非他的意思而是手下人背着他干的。他曾三令五申不准杀害俘虏。谁知手下人痛恨蒙古人，把仇恨全集中在这位蒙古大汗的妹妹身上。米哈伊尔深知此行凶多吉少，安排了后事便赶往蒙古朝廷。

米哈伊尔死后，莫斯科大公便成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然而，米哈伊尔的儿子蓄意要报杀父之仇。1325年，米哈伊尔的儿子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与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莫斯科大公尤里在蒙古朝廷偶然相遇。年少气盛的德米特里，见尤里就站在旁边，立即拔剑向他刺去，毫无戒备的尤里来不及躲闪就被刺中，倒在血泊中。罗斯人自相残杀，两败俱伤正是蒙古人所希望的。德米特里随后也被处死。德米特里的死为他的弟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争得了治理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命令。

新继任莫斯科大公的伊凡·丹尼洛维奇又受蒙古朝廷之命去镇压特维尔起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和弟弟康斯坦丁逃往普斯科夫。伊凡于是得到了治理弗拉基米尔大公领地的命令。

他一面动员各公国派兵进攻普斯科夫，一面指使总主教弗奥格诺斯特开除亚历山大及所有普斯科夫人东正教的教籍。伊凡心里明白，亚历山大一日不死，弗拉基米尔公国政局一日难宁。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让月即别召见亚历山大，在蒙古朝廷上将亚历山大处死。后者不知是计，他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月即别申诉，希望大汗赐予他先父封号，根本就没想到是伊凡想加害于他。

亚历山大被除掉后，伊凡成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各公国摄于他的淫威而听命于他。这个伊凡对于财物颇为贪婪，他有个绰号叫卡里达，“卡里达”的意思是“钱袋”。他成了弗拉基尔大公之后，一方面想把金帐汗国“贡赋”征收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一方面又企图把诺夫哥罗德的收入也归自己掌管。诺夫哥罗德的贵族们当然不愿意将自己的收入与伊凡共享。伊凡便利用蒙古人的支持发兵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贵族们不得不屈服。伊凡·卡里达国库的资财由于征收贡赋和分享

他国的商税而增多起来。他用积聚的钱财贿赂蒙古人月即别大汗和他的妻妾近臣。

不久伊凡·卡里达又取得了全俄东正教大主教的支持，建立起大政权和教会的联盟，把大主教的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他还修建起圣母升天大教堂。莫斯科也因此成为罗斯的东正教中心。政权和教权的结合大大巩固了莫斯科大公的统治。伊凡·卡里达统治时期，罗斯人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蒙古终止侵袭，王公之间的内讧也平息下来。这使罗斯各国，特别是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

1340年，伊凡·卡里达死了。卡里达不愧为一个会用钱的人，他生前的工作没有白做。月即别的继承者扎尼别克宣布卡里达的儿子谢苗·伊凡诺维奇继任弗拉基米尔大公，其他的大公也都默认了。这年冬天，谢苗在莫斯科召开大公会议，罗斯托夫大公康斯坦丁、雅罗斯拉夫尔大公瓦西里等都来参加了。会上大公们承认莫斯科大公是东北罗斯的统治者。谢苗要求各地大公把他当作长兄和父亲。他宣称：谁要是与我们的长兄为敌，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与我们的长兄为友，那就是我们的朋友。大公们也向谢苗提出要求：没有我们的参加，您不要和任何人作出决定。谢苗回答说：“好的，我们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凡是我乘马所行之处你们都和我一同行进。凡是我本人没有去的地方，我将派遣你们前往，你们不要违抗，骑马前去。”

谢苗死后，他的弟弟伊凡·伊凡诺维奇让曾背叛过谢苗大公的阿列克谢掌握他的兵权。重新被起用的阿列克谢不思悔改，仍然试图起兵反对大公。当他即将准备就绪时，却莫名其妙地卧尸广场，看来这是那些拥护大公政权的贵族们干的。人心思定，已经成为潮流。阿列克谢之死引起了那些试图造反的贵族们的恐慌。他们带着儿女连夜逃往梁赞。莫斯科由于伊凡的疏忽几乎酿成一场大祸，莫斯科也由于民众自发的行动而避免了一次内讧和分裂。莫斯科的统一基础愈来愈雄厚。金帐汗国虽然对莫斯科大公实力的加强感到不能容忍，但此时却无能为力了。一方面，在罗斯已经没有一个能与莫斯科抗衡的公国；另一方面，金帐汗国也自顾不暇了。在扎尼别克死后，金帐汗国开始为争夺萨

莱汗位而进行互相仇杀。20 年的时间更换了 4 个汗，如同走马灯一样，往往位子尚未坐稳就被赶了下来，谁还有工夫去算计莫斯科大公。

罗斯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与金帐汗国的斗争。这种斗争由于金帐汗国的削弱而渐渐变为有组织的强大进攻。

伊凡·伊凡诺维奇死于 1359 年。死后留下两个儿子：季米特里和伊凡。长子季米特里只有 9 岁。权力由大主教阿列克谢辅佐。金帐汗国大汗希迪里认为季米特里年幼，不能担当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重任，就将治理大公领地的任命授予苏兹达尔·尼热戈罗德大公季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可是，希迪里在发布此命令后不久，就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金帐汗国随即一分为二：一个由阿不杜拉统治，一个归繆里德。莫斯科贵族领主集团认为，这是个夺回大公权力的极好机会，就派人到新汗繆里德那里活动。结果是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又获得治理大公领地的命令。一个弗拉基米尔公国有了两个大公，都叫季米特里，这样当然不行，总要有一个让位才行。可是，当时金帐汗国内部正为争夺汗位而忙碌，谁也不能为他们做主。苏兹达尔人乘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年幼不能亲临朝政，抢先占领弗拉基米尔城。此时，莫斯科贵族们在大主教阿列克谢的率领下，很快组织起军队去攻打弗拉基米尔城。苏兹达尔的实力毕竟不如莫斯科。没有几个回合，康斯坦丁诺维奇便将弗拉基米尔城拱手相让。康斯坦丁诺维奇经过这番较量后，自知不是伊凡诺维奇对手，他不仅承认了莫斯科大公政权，而且还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公国的保护和支持。康斯坦丁诺维奇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伊凡诺维奇。就这样，原来的敌对双方成了翁婿。老季米特里把女婿的当成自己的事。他协同伊凡诺维奇战胜了加里奇、罗斯托夫、斯塔罗杜布诸小公国的反抗。

1368 年，特维尔公国发生内讧，季米特里认为这是个制服特维尔的大好机会，便率军兵临特维尔公国。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自知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军事力量方面都不是莫斯科的对手，便指望得到立陶宛大公国的帮助和金帐汗国的支持。他一边求助于妹夫立陶宛大公，一边加固自己的城池。

立陶宛军队作战隐蔽性强，攻防迅速，出奇制胜，很快就推进到莫

斯科。莫斯科忙向各城市求援，但各军赶到莫斯科已经来不及了。莫斯科、科洛姆纳、德米特罗夫的军队在德米特里·米宁和阿金夫·费奥多罗维奇·舒巴的指挥下仓促应战。11月21日，立陶宛军队在特罗斯特纳河附近打败了莫斯科的守军。德米特里·米宁、阿金夫·费奥多罗维奇·舒巴等指挥官陆续阵亡，莫斯科的防线不断向后收缩。立陶宛军队逼近莫斯科城。居民们为了加强防御，将石头城墙前边的房屋都烧毁，造成一段开阔地带。立陶宛军队在莫斯科城外驻守了三天三夜，把附近的寺院、木结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一一烧毁，对乡村进行洗劫后便班师回国了。

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见立陶宛并未摧毁莫斯科，便又前往金帐汗国的萨莱，他得到了治理大公领地授权后，就在蒙古人萨雷霍查的保驾下回到了特维尔。这时的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已经成了一位受人尊敬、颇有才干、有胆有识的大公了。他对金帐汗国的态度与他的爷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如今的蒙古人不断地内讧，力量开始削弱，而罗斯人却开始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性，逐渐统一在莫斯科大公的领导之下。

季米特里不顾金帐汗的反对，出兵讨伐特维尔。苏兹达尔、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诺沃西里、塔鲁萨等国大公都起来响应。就连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表兄弟们——特维尔的公侯们也带兵参加了这次出征。罗斯人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坚决打击那些投靠蒙古人的罗斯人。人们议论说：“就是这个人（指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把他的妹夫——立陶宛大公的军队引来，对基督教徒作了许多坏事；而现在又和蒙古马麦汗勾结起来。马麦汗对罗斯人那样狂暴凶残，他却还想借马麦之手来让我们屈服于他。我们决不能让他得逞。”

米哈伊尔看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众叛亲离，估计若战必败无疑，便与季米特里签订了和约，承认莫斯科大公是“兄长”，不再与立陶宛联盟，归还从诺夫哥罗德抢夺来的土地和宝物，同意与莫斯科一道反对蒙古人。

季米特里利用其他公国的支持，在制服了特维尔之后，又先后兼并了卡卢加和白湖公国、乌格利齐公国、科斯特罗马公国、米德尼一带和

维契格达科米人的领地，势力日益强大。

1378年夏天，蒙古将领别吉奇奉马麦汗之命进攻莫斯科。季米特里决定迎战，便率领莫斯科和普隆斯克的联军来到沃查河左岸。季米特里认为此地地势不利于蒙古骑兵的调度，罗斯军队则居高临下，统观全局。中午之后，别吉奇的骑兵开始渡河登岸，季米特里一直在静观蒙古人的行动，当蒙古人只有一半兵力过河，另一半还到河中心时，季米特里率先骑马从坡上冲了下去，一时间，杀声震天，蒙古军还未站好队形即被冲得向两边散去，左右两翼见蒙古军队乱作一团，立即呐喊着冲了下去，蒙古人溃不成军，刚到河中心的队伍见状立即调转马头，谁知水中调动竟是如此困难，一些士兵慌乱中掉下马来，在水中挣扎，从岸边被赶下水的骑兵与准备上岸者撞在一起，水中如同开了锅一样。季米特里命令用弩箭进行射杀，毫无还手之力的蒙古人死伤惨重，别吉奇也被冷箭射中掉入河中。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季米特里下令收兵，准备第二天渡河追击。

天刚蒙蒙亮，河上突降大雾，季米特里担心蒙古人会有埋伏，按兵不动。中午雾散后，对岸蒙古人已逃向远方，岸边到处都是丢弃的帐篷、蒙古包、大车和军事装备。这一惨败激怒了马麦汗，他暴跳如雷，狂叫：“处死那些该死的俄罗斯人！我要把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东正教堂都化为灰烬！我要与罗斯军队决一死战。”

为此，马麦汗开始招募军队，短短几个月就募集了20万人，除蒙古人外，还有北高加索少数民族以及克里木的弗里亚格人。他还下令所有的蒙古贵族带着自己的家丁移牧到沃罗涅日河口，准备进攻罗斯人。

季米特里迅速集结15万兵力待命。士兵中不但有各王公嫡系兵队，而且还有各城市的普通群众，形成了一股全民抗敌的态势。季米特里一边集结兵力，一边派出侦探去索斯纳河和顿河探听消息。很快传回消息说，梁赞大公奥列格和立陶宛大公雅盖洛已与马麦汗达成协议，准备组成联合部队与季米特里作战。季米特里深知，兵贵神速。他立刻决定率领军队从科洛姆纳出发，渡过奥卡河，到达顿河。马麦汗没有料到罗斯军队如此迅速到达顿河，听到后大吃一惊，急忙率军队扑向顿河。

决战前夜，季米特里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认为，这次应先渡河，可使蒙古人措手不及，罗斯将会掌握主动权。河那边是库里科沃旷野。这个地方为峡谷和河流所切断，四条河流纵横交错，这种地形使得蒙古人惯用的左右翼骑兵包围、中路诱敌深入的战术无法施展。

当天夜里，罗斯军队渡过顿河，离马麦汗驻扎的军队只有七八俄里远。次日早晨，大雾弥漫，双方开始布阵，只听人声鼎沸，对阵双方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气氛越来越紧张。大雾散后，双方只有一箭之隔，漫山遍野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喊杀声震天响。战斗开始，双方各派一名壮士交手。两人施展出浑身解数，居然未能分出胜负。一声号令，会战开始了。蒙古人能骑善战，初战便将罗斯主力防线向后压去，并砍倒了季米特里大公的帅旗。蒙古人迅速进入罗斯大军的后方。季米特里命令右翼按兵不动，将进入后方的蒙古军同其主力的联系切断，令快马通知伏兵准备出击。正当蒙古军得意洋洋地向腹地深入时，伏兵突然从树林中冲杀出来。伏兵的出其不意，打得蒙军抱头鼠窜，魂飞魄散，溃不成军。

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身上多次受伤，头盔都被打凹。他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战争结束后，他被尊称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意思是顿河王季米特里。季米特里的行动证明，蒙古人是可以打败的。他不仅成为莫斯科公国的英雄，而且成为罗斯的民族英雄，莫斯科的威望由此更高了。蒙古人则元气大伤，加上大汗之间内讧不已，金帐汗国势逐渐衰弱。到了 1452 年，莫斯科已经十分强大，一些蒙古贵族转而伺候莫斯科大公。到了 1480 年，延续 250 年的蒙古人的统治结束了。

莫斯科公国于 1485 年再度占领特维尔。从此，伊凡三世统一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形成。俄罗斯的最后统一完成于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 年），它的疆界北达白海，南抵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分支，面积达到 280 万平方公里。